



海鸥岩

张明等著

群众出版社

海 鷗 岩

張 明 等 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1962 年 10 月

內容提要

本书共收以反特為主題的短篇小說五篇。

《海鷗岩》、《22 点 48 分》、《幕后人》和《雨夜中發生的事件》寫的是美蔣潛伏特務，在沿海和內地，企圖盜竊我邊防情報、接應蔣匪軍竄犯沿海島嶼和造謠放火、破壞鐵路、炸毀我軍用列車，而被我公安人員在人民群眾的協助下破獲的故事。《發生在“威爾斯”上的事件》是寫我公安人員在該船進入公海前，在極短的時間內，查獲了在外國船長的掩護下，以海員身分，乘與我國通商之便，登岸偷窺我海軍基地照片的特務的故事。這些作品的特点是：故事生動曲折，富有吸引力。它們一方面展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警惕性和我公安人員的機智、老練與勇敢的性格，以及他們為了保障祖國安全，不惜犧牲個人寶貴生命的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，另一方面，也有力地揭露了美蔣特務的狡猾、陰險和毒辣的丑惡面目。這些作品對我們提高革命警惕、嚴防正在派遣進來的和早已潛伏下來的匪特，以及一些死灰復燃的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壞，確保社會秩序安定，將有很大幫助。

目 录

海鷗岩	張 明 (1)
发生在“威尔号”上的事件	邵澤节 (25)
22 点 48 分	尾 山 (43)
幕后人	青 平 (73)
雨夜中发生的事件	徐 珉 (92)

海 鷗 岩

张 明

故事发生在东海前线。

蛇王島是我軍与敌占島相距最近的一个前哨島嶼，它象一把鋼刀插在敌人胸前。在我軍取得了几次炮战大捷之后，这里出現了一种奇怪的现象：島上的隐蔽工事和停靠在碼頭上的运输船只，連續遭到敌人突如其来的炮击。这个情况的发生立即引起了司令部和公安机关的注意。

有一天，已經深夜十二点了，島上的駐軍指揮部突然下达了一項紧急命令：

“炮兵立即投入一級战斗准备！”

“負責封鎖島嶼的步兵立即进入崗位！”

“工兵立即按計劃执行特殊任务！”

“雷达兵立即……”

紧急命令，在前线不是什么稀奇事。奇怪的是，这次战斗动员跟往常大不一样，命令是由指揮部的首长中校同志直接下达的，其它軍官事先并不曉得这回事，更不用說开会傳達研究了。

緊張的战备气氛立即充滿了整个蛇王島。工兵們按照首长下达的任务，在背敌向我的“一〇一”凹地中央，兴建着一

座构造特殊的軍用仓库。他們行动的迅速和秘密，使人感到神秘莫测。战士們的战斗情緒高昂，有的說：“哼，这下可要給敌人好看的了。”有的說：“前几天敌人的炮弹就象长了眼睛，老跟着咱们的工事打轉，这回一定是指揮部下决心要狠狠揍那些鬼崽子一頓了吧！”他們兴高彩烈地猜测着建造仓库的用途。

駐軍首长中校同志和一位穿便衣的青年人，視察了“一〇一”凹地仓库的施工布置情况后，回到了指揮部。

在下半夜两点钟的时候，參謀人員的電話一个接一个地打到指揮部来了：

“工兵兴建的仓库已經落成，軍用物資按規定运进了仓库。”

“雷达站和負責封鎖的步兵，从仓库开始兴建到落成，未曾发现空中、海面、島上有任何可疑敌情。”

中校随即下命令：“工兵馬上返回陣地，其它兵种仍坚守崗位，繼續执行任务！”說完放下耳机，和坐在身边的青年会心地地点头，俩人什么話也沒有說。

青年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，他那双閃閃发光的眼睛里，流露出焦急的心情。中校却在屋里来回走动。時間过了一小时又三十分。

“轰隆！轰隆！”

“打炮！”中校和青年側耳傾听。島上响起一陣陣猛烈的炮弹爆炸声。

这时，通訊員小王一步跨进来，严肃而又气憤地說：“首长，敌人又向我們新建的仓库打炮了。”

桌上的電話急促地响了：

“敌炮集中火力轰击‘一〇一’凹地……”

“敌炮命中仓库……”

“各炮阵地正等待着您的命令还击敌人！”

“不需要！”中校断然回答了参谋人员的请示，拍地一声放下电话听筒，转身对青年爽朗地笑道：“打得好！”

青年思索着点了点头，轻蔑地笑道：“哼，好一个消息灵通人士！”

小王见敌人炮击仓库，气愤地来见首长，原想看看首长怎样下令，叫我们强大的炮兵打得敌炮发不出声来。谁料到首长不但不下战斗令，而且还说“打得好”，不禁楞住了。

“小王！别发楞。”中校指着青年对小王说：“这位是陈琨同志，公安机关派来的侦察员，从明天开始，由他分配你的工作。你是本岛人，情况熟悉，陈琨同志用得着你。”

小王这才若有所悟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陈琨是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，但前额上刻着两道深深的皱纹，一眼看去，象是三十开外的人了。他那一双乌黑的眼球，向上扬起的眉峰，却给人一种侦察员特有的机智、顽强的感觉。他是为配合部队侦察军事目标泄密案件，前天才来到蛇王岛的。选择在“一〇一”凹地虚构一座假设仓库，这是陈琨来到蛇王岛后，和中校研究制定的第一个侦察方案。目的是下饵诱鱼上钩，证实岛上究竟有无暗藏敌人，以便缩小侦察范围，找出泄密的真正原因。

现在，问题已经明朗化了，假设仓库建成后不出两小时，就被敌炮击毁，这说明敌人把眼睛安在岛上，或者就安在我们的阵地上。既然假设仓库兴建前后全岛都处在严密封锁中，那么，肯定敌人现在还没有离开蛇王岛。如果我们来一

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搜山，諒敌人再狡猾也插翅难逃。

太阳刚刚离开海面，指揮部的搜山命令下达了。方圓不到两公里的蛇王島，被战士们圍得水泄不通。

陈琨率領着十多个擅长爬山涉水的战士，由小王当向导，負責搜查島上平时很少人到的偏僻山沟和岩洞。

中午时分，島前坡搜查完后，小王領着陈琨一行人来到島后坡。这里，面向敌占島，山坡陡直，形成半面天然削壁，只有削壁半腰坡度較大的地方，长着一丛葱綠的相思树。

“到啦，岩洞就在相思树后面！”小王說着，又回头向战士一揮手：“走，跟我来！”便弓着腰爬上坡，象野山羊一样敏捷，一忽儿就钻进了相思树丛。

“有人！”战士们剛走进树丛，就听见小王一声惊叫，接着是“咔嚓”一响自动枪上膛的声音。

陈琨一个箭步闖进树丛，只見掩遮洞口的灌木和茅草还在輕微摆动，知道小王已經钻进漆黑的岩洞里去了。他正思忖着眼前发生的情况，以便采取对策，忽然“呼噜”一声，一只狐狸沒命地逃出了洞口。战士们端枪走向岩洞，陈琨張开手臂把他們拦住了：“不会有人。你們想想，人能和狐狸和平共处嗎？”

“噤”地一声，小王从洞里钻了出来：“你們猜猜看，我抓住……”他故意把話說了一半，停了一停，才扮着鬼臉，神气活現地从背后擎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狐狸来，得意地咧着嘴笑了。

陈琨見小王上衣口袋撕了一条裂縫，臉上被树枝刮了几条血痕。他揚了揚眉，帶笑不笑地說：“噢，不简单，你还能抓住一只吃奶的小狐狸呢！”他瞅了小王一眼，見他还是嘻嘻

哈哈的，这才严肃地说：“你想过没有，如果洞里真有特务潜藏，你擅自行动，会得来什么后果？”

小王的错处被陈琨一点破，不觉从脸到脖子“唰”地红了，懊悔地低下了头。

陈琨见小王这副尷尬的孩子相，随即掏出手帕递给他：“把脸擦一擦。”说完又带着战士们继续搜查。

正晌午，陈琨带领的搜查队和部队的搜山步兵在山顶上会师了。到此为止，蛇王岛主岛部分已经搜查完毕，没有搜查的只有主岛南端的海鹗岩了。

海鹗岩与主岛距离约一百多公尺，它只是一座孤伶伶的、高达数丈的岩石。岩底面积总共不到半华里，只有在退潮时候，才露出一条带形沙路，把它和主岛连接在一起。由于岩顶上常年栖宿着海鹗，所以渔民把它称做海鹗岩。解放后，岩下住着一个排的步兵，负责警戒海面。

陈琨凝望着巨大、高耸的海鹗岩，银白色的海鹗，在晴朗的蓝空里飞翔，它们时而起飞时而停落在岩顶上。正是退潮时候，小沙路露出海面来了，陈琨想了想，就领着战士们到海鹗岩去了。

火辣辣的太阳，好象低压在人的头上，真要把人都晒焦了。到达海鹗岩，战士们个个汗流满面、气喘吁吁，要能一头钻进海水里泡上一会才好呢！

陈琨趁战士们休息的时候，独自到岩下驻军阵地上了解情况去了。

一个外号叫小黑子的战士翻眼瞅着海鹗岩，说：“嘿，这家伙可真不低呀！要能爬上去多好啊，上面风大，准定很凉快呢！”他这么一说，把大家都逗乐了。

小王平时就爱开玩笑，他瞥了小黑子一眼，轉身問大家：“小黑子要上海鷗岩去乘風涼，你們相信他有这个本事嗎？”

“得啦，”小黑子立刻反击，“誰不知道小王是在島上長大的，爬山、游泳，都是好樣的。給咱作个样看看吧！”

“哼，有啥了不起的！”小王把袖子一卷，把鞋往旁边一甩，扳住岩石就往上爬。爬了不到一丈高，便滑了下来。

陈琨从駐軍那里回来，恰好是小王正要第二次往海鷗岩上爬的时候，他見到这情景，本想批評小王几句，但轉念一想，小王是參軍不久的新战士，需要多启发他、引导他，便和顏悅色地說：“小王，你抓了小狐狸，又要抓小海鷗嗎？”

小王偷看了小黑子一眼，沒有回答，不声不响地走了回来。

海鷗岩矗立在海上，不仅解放前沒有人上去过，根据駐軍的介紹，他們曾嘗試过爬登海鷗岩，沒有成功。从地形看，岩壁下直上弯，頂部略向海面傾斜。岩頂面积很小，而且全是光溜溜的岩石，不用說是人，就是一只老鼠也难逃出駐軍的眼睛。难道問題会出在这上面嗎？陈琨搖搖頭，收回久久停在海鷗岩上的目光。他想：敌人的眼睛安在島上，这是无可置疑的，突击搜山沒有发现踪跡，就說明敌人不是潛藏在山上，而是立足在一个更为隱蔽的地方。陈琨得出了这个結論，便通知战士们回蛇王島。他急需回去向中校汇报情况，因为指揮部党委正要召开一次有地方党組織参加的紧急會議，共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。

当天晚上，在指揮部召开的紧急會議散会之后，指揮部的中校办公室里，只剩了中校和陈琨两个人。陈琨坐在中校身旁，右手托住前額，手指連連叩着額头苦思：根据會議討

論的情況看，問題不可能出在內部和島上的群眾中，搜山又沒有結果，這敵人究竟藏在哪裏？多少問號、驚嘆號在他的腦海里閃過！多少個假設在他的頭腦里醞釀！然而，一個個出現，又一個個被推翻。

中校看出了陳琨的心事，他用和藹而又堅定的語氣說：“是啊，案情確實複雜化啦，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應該從點再回到面上，在進一步占有充分材料的基礎上，再由面集中到點上。”

“是，首長，我想明天再仔細地研究一下假設倉庫的現象。今后的工作，應當先做些廣泛的調查研究，這樣才能更好地掌握島上的情況。”

中校滿意地點了點頭：“嗯，對一個偵察員來說，熟悉自己的工作環境，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非常必要的。特別要重視依靠地方黨組織。”

二

第二天早飯後，陳琨和小王來到了“一〇一”凹地。這裏，周圍山丘環抱，建立在凹地中央的假設倉庫，被炮彈打成一片焦土。燒焦了的相思樹，迎風散發出噁人的煙臭味。

陳琨在凹地中央兜了一個圈子，心裡越發感到納悶。倉庫是深夜突擊興建的，地形又這樣隱蔽，即使特務在島上，又是怎樣發現這個目標的呢？他沉思半晌，拉着小王爬上了環抱凹地的一個最高的山丘頂峰。從這裏往下一看，凹地裏的一切盡入眼底。

“唔，居高臨下。”陳琨受了地形的启发，閃過一個新的

念头，轉身問小王：“你看，敌人是怎样发现仓库目标的？”

“怎样发现？”小王迟疑了一下，摇摇头說：“这我可不知道呀！”

陈琨右手指着凹地說：“你望下看！”

小王順着陈琨的手向下一看，惊疑地說：“什么也沒有嘛！”

陈琨解釋說：“我想敌人只有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，才能观察到凹地里的假設仓库。”

小王想了想，仍然疑惑不解地問道：“兴建仓库时，这几个山丘上不是都有崗哨嗎？”

“如果敌人就站在这里搜集情报，当然老早就被捕了。”

“这么說，敌人是站在另外一个制高点上观察的？”小王沒有把握地猜測着。

“对，不仅这样，而且敌人所利用的制高点，肯定是比这里的山丘更高。”

小王顿时恍然大悟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！行，島上一共有几个最高的地方，我閉着眼睛也可以摸了去。这样，咱們很快就可以把敌人揪出来。”

陈琨笑了笑，沒有說話。

下午，陈琨集中力量寻找能够居高临下的观察地位。經過多方面的勘测材料证实，在整个蛇王島上，能高出凹地周圍山丘、并且可以直接观察到假設仓库的高地只有两个，一个是位居主島頂峰的炮兵观察所，一个是海鷗岩。主島頂峰是軍事禁区，非有关人員一律不准进出，敌人要在这里活动是不可能的。海鷗岩是天險，攀登不上，并且岩下駐有部队，敌人是上不去的。陈琨在上午获得的綫索又中断了。

夜里，战士们都已甜睡了，小王还是瞪着眼，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，回想起这两天来的工作，自己觉得太丢脸，擅自进山洞，爬海鷗岩，可人家陈琨，处处深入细致，事事观察敏锐。他狠狠下了决心，要向陈琨学习。至于这次抓特务，一定要第一个扑上去把特务抓到。一定的！可是，这特务究竟在哪里呢？小王翻了一个身，又翻了一个身，索性一骨碌跳下地来，连外衣也没穿就走了出去。

寂静的夜空，嵌满了宝石般的繁星，蛇王岛熟睡了，只有对面敌占岛上，偶尔飘来几声凄厉的犬吠声。小王迎着冷嗖嗖的海风打了个寒噤，刹时清醒了，发觉自己外衣不穿，无目的地乱跑，好笑地责备着自己，正想返身回去，忽然望见坑道右前方的一棵相思树下，有一个黑糊糊的人影。

“哪一个？”

树下的人影只轻微地移动了一下，仍然站在那里，也不回答。

“再不回答要开枪啦！”

“小王，看你冒冒失失的，真有特务，也被你吓跑了。”树下传来平静的、熟悉的声音：“你不睡觉跑出来干什么？”

小王听到是陈琨的声音，便走了过去，腼腆地说：“特务没抓到，睡不着。”

尽管小王的言语举动还带着几分孩子气，但在陈琨看来，凭他那爱憎分明的立场，积极热情的工作劲头，经过一段斗争锻炼，无疑会培养成为一个好战士的。陈琨看了看夜光表，笑着用力拍了一下小王的宽肩膀：“时间不早啦，该睡了！”话音刚落，一群海鷗“咕哇，咕哇”地乱叫了一阵，从海鷗岩顶上往正北方向飞去。陈琨警觉地把视线移向海鷗岩。

陈琨回过头来正想对小王说什么，忽然“轰隆隆”一阵巨响，敌人又打炮了，炮弹点渐渐逼近今天上午才扩建完工的军用码头。陈琨脱下自己的夹衣披在小王肩上，两人一齐注视着岛上的几个高地，尽力搜索着，但看到的只是一群海鸥，冒着炮火向远方飞去。

我们的大炮回击了，立即剥夺了敌炮的“发言权”，岛上又恢复了平静。

“妈的，又是特务搞鬼！”小王跺着脚骂了起来。

这时，陈琨外表上还保持着侦察员特有的镇静，心里却翻腾着：“多复杂的案情啊！”蛇王岛是军事前沿，破获这个提供敌人炮击目标的潜伏特务，是多么迫不及待的重大任务啊！他沉思着，忽然，一个极其微妙的问题，被提到面前来了。

“小王，你说说看，海鸥岩上的海鸥，从前也会在半夜里起飞吗？”

小王心不在焉地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？”陈琨见小王不完全理解他的用意，进一步问道：“那么你说说海鸥的生活规律看，比如，早上几点钟飞去？晚上几点钟飞回来？如果晚上不打炮，它是否也起飞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小王不以为然地说。“谁去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！”

“不对，这不是小事。明天，我们就得设法把这些事搞清楚。”陈琨说话的声音很严肃。

三

大清早，小王爷爷正在院中往筐里装鱼，小王领着陈琨

从外面走了进来。

“老大爷，要到社里送鱼去吗？”陈琨问。

老人笑了笑说：“不哇，这鱼是我抽休息时间钓的。”他头也不抬，边回答边装鱼，就象和老伴啦家常一样自然、随便。

一大筐鲜鱼装好了，老人吃力地掂了掂重量，说：“好，你俩来的正是时候，我正愁没有帮手哩。”

“干什么？老大爷。”

“送鱼啊！”

“往哪儿送？”

“这你们就别管了！”

“不行，爷爷，我们是有事来找你的呀！”小王噘着嘴，不满地回了一句。

“送鱼也是事，别的事回头再说！”老人的语气很生硬，象在暗示别人，我的主意打定了，谁说也不行。

“走，帮老人家送鱼去！”陈琨向小王丢了个眼色，俩人抬起沉甸甸的鱼筐，跟着老汉出了门。

老人虽说是七十左右的人了，走起路来却挺带劲。一路上又尽拣偏僻的羊肠小道走。

陈琨和小王抬着鱼，眼睛瞅着地，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好大一陣，猛听远处有人喊：“到啦，快些走，能赶上吃午饭！”

陈琨抬头一看，老人早已到达炮兵坑道阵地门口了。这时，他才知道原来老人是故意瞒着他俩，绕路来阵地给战士送鱼的。

吃午饭时，老人拔腿要走，陈琨和战士们哪里肯依，拖的拖，拉的拉，七手八脚地硬把他留下了。陈琨还专门给老人弄了两斤高粱酒来。三杯酒落肚，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。

他有枝有叶、有根有据地一一回答了陈琨提出的有关海鷗岩的問題。最后，老人又摸着花白鬍鬚，說了这样一个傳奇性的故事：

“老輩人傳說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条要过海到对面大陆上去的帆船，正航行到离我們这个小島不远的海面上，突然被一群張牙舞爪、奇形怪状的魚鼈虾蟹挟住开不动了。当时，船老大連忙叫水手設坛燒香，給龙王爷叩头許願，以后才命令起航。誰知走不多远，大海里响起一陣怪叫声，接着狂風大作，雨点猛打，眼看船要被打沉了，船老大見事不好，決定靠到海鷗岩避難。哪里知道，就在船靠近海鷗岩时，海上卷起几丈高的巨浪，一头大海龟張开血盆大嘴，一口把船吞进去一大半。正在这时，船头上“哧”地冒出一道青烟，一条躲藏在貨仓里的青蛇，飞过海面，一头钻进了海鷗岩的石洞里……”

“海龟为什么要抓青蛇呢？”一个战士問。

“你們年輕人沒有听說過，古人說：‘蛇过海就成龙’，海龟不願多一个欺压它的恶龙啊！”

“这条青蛇逃走了？”战士又問。

“它钻进了海鷗岩的石洞，后来就称那石洞叫青蛇洞。”老人酒意消退了，談兴也減低了。

“老大爷，”陈琨怕打断老人的思緒，細語輕声地問，“你見過青蛇洞嗎？”

老人搖搖頭。

“有人見過嗎？”

“有人？这……”老人忽然身子震了一下，想要開口，却又把話咽了回去。他痛苦地望了望小王，站起身，搖搖晃晃

地走了。陈琨赶忙上前留他，但他甩开陈琨的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老人为什么突然变得这样不愉快呢？他给偵察員和小王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謎。

陈琨把情况向中校汇报后，得到了中校的指点，在地方党支部帮助下，訪問了本地几个老年漁民，但是，他們也都沒见过青蛇洞，只在很久以前听小王爷爷說过，有个綽号叫独眼龙的坏家伙，在抗日战争期間到过那里。陈琨得到了这个綫索，决定再去找小王爷爷。在去之前，他和島上的党支部詳細分析了小王爷爷的情况，认定小王爷爷不願讲青蛇洞的原因，有他自己的苦衷。

陈琨和小王到了村子，老爷爷正在村头的沙滩上补魚网。見面后，老人象往常一样，又大談起公社力量大啦，漁具改革好啦，尼龙絲漁网啦等等，一直說得嘴角上冒唾沫，大笑不止。

“爷爷，你把青蛇洞的事再給我們說說吧！”小王直截了当地說。

老人收起笑容，瞪了小王一眼：“要說，說別的，我們不要再提青蛇洞。”

陈琨一見老人那固执的神情，知道不让他明白了解青蛇洞情况的重要作用，他是不会讲的了，就用认真的、信任的口气說：“老爷爷，我們是来抓隐藏的坏人的，你能說出青蛇洞的情况来，對我們会有很大的帮助。”

老人惊讶地蠕动了几下嘴唇，喃喃地說：“……抓隐藏的坏人……”他那堆滿皺紋的臉上，露出呆板和痛苦的表情，瞅瞅小王，又看看陈琨：“青蛇洞，唉！在我心坎上压了十几年啦！”他伸出粗糙的手，摸摸小王的头，迟迟疑疑地，又抹